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打擊侵略者

原譯名“侵略”



序

在蘇聯衛國戰爭開始的第一年冬天，德國強盜狼奔豕突，竄到了莫斯科附近一個小城市。這個城市的蘇維埃執委主席郭力留在城裏，領導游擊隊，神出鬼沒地把侵略者打得頭破血流。居民台老醫師夫婦爲了反抗敵人，也堅持不肯撤退，留在自己的崗位上；他們的女兒小學教師娥茹，瞞着父母，參加游擊隊在城裏活動。可是他們的長子斐多卻是一個浪蕩公子，三年前因案下獄，這時恰被釋放回家。要知道侵略愈凶殘，反抗就愈猛烈，這個回頭的浪子斐多回到本城，看到和聽到種種情形，怒火中燒，立刻奮起參加打擊侵略者。他真幹得有聲有色！關於他的故事，請看正文。

本書原名『侵略』，是一本四幕話劇，蘇聯李昂諾夫原著，曹靖華先生譯成中文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我是根據這個譯本，重新佈置，寫成章回小說。謹向原著者誌謝。

改寫者心 眞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俄羅斯的水兵	維約夫	著	3000
打到柏林去	岡察爾	著	3000
生上英雄	卓德羅夫	著	3500
水衛察里津	卓德羅夫	著	3500
保衛的兒子	托爾斯	著	4500
我在克里米亞地下	柯歌伐	著	4000
生產英雄	柯茲洛	著	4000
集體農場的生活	赫基古塞	著	4500
庫頁島的早晨	安格林	著	4500
邊疆解放記	柴珂夫斯基	著	4500
藍色的多瑙河	塞摩希	著	9000
打擊侵略者	岡察爾	著	4400
工人之家	李昂諾夫	著	3000
草原上的紅旗	心亞弗勤	著	4400
	開海	著	4600

上海通聯書店發行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11號

人 民 千 字 課

抗美援朝保家衛國	2000
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	2000
反 特 專 刊	2000
反對美國武裝日本與反對美國單獨媾和	2000
偉 大 的 祖 國	3000
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	1000
貫徹執行三項愛國號召	1000
世 界 大 勢	3000
土 地 改 革	2000
爭取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	2000
繼續加強抗美援朝運動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	3000
婚 姻 大 事	1000

人民民主國家介紹通俗小叢書

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	2800
越南民主共和國	2800
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	2800

上 海 通 聯 書 店 發 行
上海山東中路 128 弄 11 號

目次

序

第一回	行仁術醫師盡職	聞警耗浪子回家	一
第二回	好藥方治病救人	怪老者賊頭狗腦	八
第三回	認賊作父巨奸登場	貪生怕死敵會覓屋	一五
第四回	小姑娘慘遭毒手	郭主席忽中冷槍	二三
第五回	浪子服藥怒火中燒	巨奸設宴醜態百出	二九
第六回	小老頭兩字送一命	好漢子單槍殺六寇	三六
第七回	老夫婦忍情看審判	偽市長獻媚挨耳光	四一
第八回	愛國志士從容就義	侵略強盜全部垮台	四七

第一回 行仁術醫師盡職 聞警耗浪子回家

本書的故事，發生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開始時莫斯科附近一個小城市裏。這個城市裏住着一位有名的老醫師，姓名叫作台伊凡，年紀已有六十四歲；可是他身體健康，精神矍鑠，樣子還跟四五十歲的人差不多。他的個子不大，衣衫整齊，臉刮得很光，兩眼裏帶着正直而熱誠的光輝，一看就可以知道這位老醫師是個律已極嚴、忠於自己職務的人。台老醫師行醫三十五年，手段高明，聲譽卓著，而且待人接物，謙和坦白，這個城市裏的居民，沒有一個不說他是位好醫師。

台老醫師的太太安娜，年輕時曾在音樂專門學院研究，很有成績。不久，她跟醫師結婚，有了子女，家務忙碌，才放棄了研究音樂的工作。她平日沉默寡言，慈祥謙遜，跟丈夫一模一樣。可是她那瘦小的身子裏，隱藏着偉大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和剛強堅毅的意志，卻是誰也看不出來的。

台老醫師夫婦有一子一女。第一個是兒子，名叫斐多，算來那年也有二十九歲，關於此人，後文再表。第二個是女兒，名叫娥茄，那年二十四歲，女子師範畢業，現在本城縣立小學當教師，是一位頭腦清楚、工作積極的姑娘。台老醫師夫婦倆把她愛得像掌上明珠一樣。

話說台老醫師開始行醫的時候，原是住在離開這裏一百里外的洛得塢地方，後來才

搬到本城。他們的長子斐多是在洛得塢出世的，他們家裏的老女僕戴媽，也是洛得塢人，跟着他們同來的。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，台老醫師每逢休假日，總要到洛得塢去耽擱幾天，看看以前的釣遊之地。他直到現在，還忘不了洛得塢的舊宅哩。

可是台老醫師在本城的屋子也還不錯。這是一所古老的住宅，牆壁用石塊砌成，樸實無華，建築得十分堅固。裏面也有好幾個房間。就中台老醫師的醫室，一切佈置，仍舊是當初在洛得塢舊宅開始行醫的老樣子，也可以說是本世紀初最流行的樣子，可是如今看來，卻充滿着古色古香的情調，台老醫師也懶得把它改變。且說這所屋子，原來是本城富商費友寧的住宅。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，費友寧反對革命，背叛祖國，自己走到死路上去。他的工廠和住宅都充公了，大家也以爲這個反革命分子早已滾到墳墓去了。於是這所屋子不久就由台老醫師租住着，直到現在。

台老醫師以他卓越的醫術，全心全意，爲本城居民服務，同時他又有一個簡單恬靜的家庭，照一般人看來，他的生活應該是很美滿的了。不錯，事實上也是如此。不過，有一件美中不足的事，就是他的長子斐多——因爲斐多是長子，在他幼小的時候，台老醫師夫婦未免對他寵愛一點，養成了他那專橫任性的脾氣。斐多生長在一個善良的家庭裏，卻不做正常的社會活動，甘習下流，把自己安排在純潔的大生活圈子以外，變成了一個浪蕩公子。三年前，他愛上了一個女人，可是這個女人不願意嫁給他，他還是不肯死心。有一天，兩口子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，發生了一場大衝突，而且還爭奪着一枝手

槍。斐多一失手竟把那個女人打死了。自然他被送到法院裏，按律判處徒刑。台老醫師雖然痛心，但一想到這個浪子孽由自作，法律公正無私，也只好罷了。安娜愛子情深，還忘不了斐多，時常寫信到監獄裏，問問他的情形，可是總沒有回信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，德國法西斯惡魔希特勒背信棄義，調動大軍，進犯蘇聯。照希魔的如意算盤，以爲仗着泰山壓頂的兵力，一定可以一下子打進莫斯科，把蘇聯侵佔的。他萬想不到蘇聯全國軍民，在斯大林大元帥的號召下，奮起抵抗侵略，保衛祖國，打得實在厲害。就是爲了戰略關係，紅軍陣綫不得不向後轉移，也叫敵寇付出極大的代價，方才撤退。所以這年冬天，德國強盜狼奔豕突，雖然佔領了幾個地方，一直竄到了莫斯科附近，可是多行不義必自斃，他們還不是前來送死！

這時候，莫斯科外圍區域，戰事很緊張。德國強盜已經竄陷洛得塢；台老醫師居住的城市，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脅。不是必需留在城裏的居民，趕緊疏散開去；縣黨部和縣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忙著領導佈置，有條不紊。台老醫師每天在臨時醫院救護傷員，真是克盡厥職。這天正是他在醫院裏行手術的日子，到了黃昏時分，還沒有回家。屋子裏只留下安娜和戴媽兩個人。安娜在桌子的一邊寫信，白髮蒼蒼的戴媽，在桌子的另一邊，預備開夜飯。

安娜寫完信，粘好信封，抬起頭來，眼裏閃着淚光，輕聲對戴媽道：「我在寫信給斐多哩。如果他對這封信也不回答的話，那就隨他去吧。這是我最後的一封信了。」

戴媽點點頭道：「不是嗎？他小的時候，身體弱得很，完全是我把他帶大的。我希望他寄一張明信片來也好。」

安娜不再說話，她的眼光，落在牆頭一張安着鏡框的照片上。這正是斐多的照片，他穿着海軍服裝，頭額很大，嘴角帶着倔強的神情。安娜一眼不霎地看着，臉上不由得現出難受的模樣。戴媽卻在絮叨着說：「人家都在忙着疏散，讓他們走吧，聽阿霞講來，這些強盜們委實太凶狠了！阿霞前天從德國強盜手裏逃難出來，從洛得塢到這裏，一口氣跑了一百里路，真夠受呵！她是最寶貝的孫女，老是糾纏着我，奶奶長奶奶短的說個不停……太太，我留阿霞在這裏，給我們抹抹地板，洗洗衣服，你不反對嗎？」

安娜說：「當然應該把她留在這裏的。戴媽，此刻她到那裏去了？」

戴媽道：「我打發她站班領糖去了。」

這當兒，外面有輕輕地開門掩門的聲音。接着，娥茄走了進來。她穿着夾大衣，戴着很樸素的帽子，腋下挾着書包，向安娜說了聲：「媽媽，我回來了。」就脫去大衣，默默地站在那裏，臉上露出心事重重的模樣。安娜也看出了她的神情，便關切地問道：「娥茄，你心裏有什麼事難受呢？」

娥茄嚴肅地說：「媽媽，前綫戰事不利。撤退的紅軍，方才打我們學校旁邊經過，他們整齊肅靜，模樣真叫人感動。我放了學，順路到郭主席那裏走了一趟，他們正在忙

着燒文件，灰烟滿天飛，個個人臉上都充滿悲憤的神色。而且……」她遲疑着不說下去了。

安娜焦急的眼光看着她，不知道還有什麼話。好一會，娥茄才慢慢地說：「媽媽，我在回家的時候，還看見了……斐多。他孤零零一個人站在廣場上水潭旁邊，一雙眼睛望着暗沉沉的前面……」

安娜搶着問道：「喲，真是斐多嗎？他怎麼樣了？」

娥茄說：「他好像瘦得很厲害。我先聽出他的咳嗽聲音，才回頭辨認出來的。不過我沒有到他跟前去，先來告訴你一聲。他一定就要回家來的。」

慈母心腸的安娜聽得這個好消息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她一邊連聲喊着戴媽，叫她從櫃子裏拿出一瓶酒，準備開飯；一邊忙着找自己的大衣，想要出去把斐多帶回來。正忙亂間，忽然聽得前面穿堂裏，有脚步走動的聲響，接着，乒乓一聲響，好像有誰把洗衣盆碰翻了。戴媽忽然想起來道：「哎喲，我們的門還沒有插上哩。也許有人來找醫師，讓我去看看吧！」

安娜連忙向戴媽搖搖手，叫她料理飯菜，自己飛步走了出去。她在黑暗中，看見一個高個子的瘦削的人影。她以慈母特有的敏感，認出這個人正是她的兒子斐多，她不由得喊了一聲，緊緊地抱着他嗚咽起來。還是斐多冷冷地說：「媽媽，得啦，別哭啦！我的腦袋還不是長在脖子上嗎？」

安娜拭乾淚痕，抓着斐多的手到房間裏來。娥茄和戴媽才看清楚這個回家的浪子，身上穿着一件發硬的皮大衣，兩隻皮靴上全是污泥，眼眶深陷，透露出閃閃逼人的光芒，上唇留着兩撇小髭，嘴角含着一段香烟頭。他粗暴地洒脫安娜的手，向着娥茄道：「妹妹，你好……」話猶未完，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，他趕快掏出手帕來掩着嘴，把香烟頭也掉在地上，咳完了才說：「我在路上着涼了。」

安娜忙着給他脫大衣，叫他到爐子前烤火。斐多却不要她的照料。他自己脫下皮大衣，順手把這件板硬的衣服豎立在門後的地板上，用手指着它說：「站着，不許動。」又抬頭招呼戴媽說：「奶媽，你老得多了。」

安娜還是慈愛地說：「娥茄，你陪着斐多談談，我弄點兒小菜去。」說着，她很快地走了開去。斐多仍舊冷冰冰地站在那裏，動也不動。

娥茄望着母親的背影，又看了斐多一眼，不由得傷心地說：「斐多，大概你爲着那個被你槍殺的女人，把你自己的本心也掩沒了，瞧呀，你對母親也是這樣的冷酷。咳，她是咱們的好母親哩，她爲了咱們，把自己的音樂研究工作都拋棄了。」

斐多不說話。他在房間裏踱了幾步，看着那些熟悉的東西，用手拿拿這個，摸摸那個。他走到鋼琴前面，打開鋼琴，「東」的一聲，按了下鍵盤。她好像還記得，在他離家之前很久的時候，母親總是每晚彈一曲鋼琴的。那時候一家人圍坐在屋裏，燈光明亮，笑語喧闐，琴聲悠揚，這是多麼恬靜幸福的生活！這個回家的浪子感慨地說：「唉，我

離家到如今，恰恰是三年零九天了。」

娥茹聽了這話，帶着嚴厲的眼光，看着他說：「那末，你的期限滿了嗎？你是怎樣回來的？」

要知斐多怎樣回答，請看下回分解。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元昌印書館出版

生產英雄

蘇聯梅赫基·古塞英原著
海 天編寫

本書原名「巴庫油田」，根據蜀碧先生譯本編寫，是一部描寫石油生產和工人生活的好小說，全篇故事是以一個海上油塔的工人生活為中心。刻劃了青年工人勞動生活，同時描寫一個富有經驗的老領班李慕常，怎樣愛護青年，教育青年。故事中充滿了同情、互助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。附插圖多幅。

定價四五〇〇元

上海通聯書店發行

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弄一一號

第二回 好藥方治病救人 怪老者賊頭狗腦

斐多聽了娥茹的問話，很鎮定地回答她說：「是他們把我釋放的。哈哈，妹妹，我不是逃跑出來的，你放心吧！」說着，他露出嘲笑的神氣。

娥茹受不住這兩句搶白，便低頭走了出去。此刻只剩年老的戴媽陪着斐多在房裏。瞧斐多的樣子，好像想跟誰吵架似的。戴媽可不管他。她仗着自己是個老管家，就絮絮叨叨地教訓他道：「咳，斐多，人家都在跟敵寇苦戰，你卻還是這一副冷心腸！你想幹嗎？照我看來，你唯一的出路，就是也去參軍。在跟侵略者如火如荼的搏鬥中，你的心腸一定可以溫暖起來的。去吧，衝到猛烈的砲火裏去吧！」

斐多輕輕地搖了搖頭，並不回答她的話。這時候，從門口輕手輕腳地走進一個女孩子來。這個女孩子只有十四五歲光景，穿着大花朵的衣服和很厚的柳條毛襪子，頭髮編成兩條髮辮，眼睛明亮，雙頰紅潤得像蘋果似的。她正是戴媽的小孫女阿霞，才去站班領糖回來的。她一看見屋裏有着生人，就露出羞怯的神情，又裝出必恭必敬的樣子，把那包糖放在櫃子裏。斐多看着這個活潑天真的小姑娘，他的臉色也不由得溫和起來了。他問戴媽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

戴媽笑瞇瞇地說：「呵呵，你不認識了嗎？她就是我的小阿霞。從前在洛得塢的時候，一天到晚在院子裏抽陀螺，吵得你睡不着覺，那就是她呵！你看，她長得這麼高

了。她是從洛得塢逃難來的。」接着，她又對阿霞道：「阿霞，這位斐多先生是小主人，來給他問一問好。」

阿霞向他鞠了一個躬，正想走開。斐多卻把她喚住說：「告訴我，德國人在你們那邊怎麼樣？」

這個小姑娘扁了扁嘴巴說：「沒有什麼！」

斐多好像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小時候住在洛得塢，從前的小朋友，現在都變成大人了。那個瘦瘦的達包科，聽說已經有了孩子。還有那個史達特，年紀比我長，他的大兒子叫普洛，好像應該有十三歲了……」

戴媽打斷他的話道：「你要知道這些老朋友的情況嗎？阿霞可以告訴你。」又回頭對阿霞道：「說下去，那天你沒有講完呀。」

於是阿霞坐下來，很興奮地敘述德國強盜佔領洛得塢以後的情形，還提起斐多的幾個老朋友的名字。她說：「史達特的兒子普洛，在小學六年級讀書，跟她是同學。從德國強盜佔領洛得塢那天起，史達特就把自己的屋子燒掉，帶着普洛到森林裏打游擊，叫德國強盜不得安穩。還有，那個瘦瘦的達包科，他的太太長得很漂亮，他們已經有三個孩子，最小的只滿一週歲。他們反抗侵略者的命令，被德國強盜抓了去，夫妻倆都判處死刑。他們在絞首架上喊着「祖國萬歲」的口號，從容就義。」阿霞講到這裏，不由得寒顫一下，說：「當德國鬼子把達包科和他的太太往絞首架上拉的時候，達包科養的那

隻狗，從旁邊衝出來，狠狠地把那個劊子手的手臂咬了一口。於是強盜們就把那隻狗，也在達包科太太的旁邊，一塊兒絞死了……咳，看來連狗也跟敵人打起仗來了，真是一隻好狗！」

斐多聽了，也打了一個寒噤，臉上露出難受的神情。他的心裏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：甜的、酸的、苦的、鹹的，一下子全搞在一起。他想到那幾個老朋友，嘴裏喃喃地重覆着阿霞那句話道：「看來連狗也跟敵人打起仗來了！」

阿霞不再說話。三個人沉默了片刻。只見房門輕輕開了一半，娥茹從門口露出臉來，打了一聲招呼道：「父親回來了。」戴媽把椅子放好，阿霞趕緊溜了出去。斐多心神不安地走到窗前，兩手整着圍在脖子裏的灰色圍巾。這當兒，台老醫師踱進來了，他一眼看見斐多站在那裏，就很鎮靜地說：「好的，斐多，你回家來了。幾時到的？」一邊說話，一邊把身上大衣脫去，交給了戴媽。他看見斐多用手帕掩着嘴，在那裏低聲咳嗽着，便很注意地打量着他。

斐多等咳嗽停止，才把預備好的話說了出來：「我是昨天到的。爸爸，我使得你跟媽媽不痛快，請你們原諒。」接着，他又慢慢地說：「爸爸，你是治病救人的醫師，請你給我瞧一瞧！」

台老醫師還是仔細地打量着他的兒子。他帶着醫師診病的神氣說：「孩子，你的咳嗽不大好。你的眼睛也有點兒發燒。不過，這是不妨事的。要知道治病救人，不同的病，

應該用不同的藥。心病還須心藥醫。孩子，你的病是可以治得好的。」

斐多說：「那末給我用什麼藥呢？」

台老醫師莊嚴地說：「這個藥很名貴，它就是對於祖國的熱愛，對於人間的正義。過去，你雖然犯了罪，可是你沒有背叛祖國，也不會自絕於人類。現在，你瞧一瞧：德國強盜在侵略咱們的國土，殺人、放火、搶掠，到處鮮血遍地，煙燄冲天。他們想毀滅咱們的一切。咳，你只要瞧瞧周圍，慘痛和憤怒，會把你的病治好的。」

斐多聽了這一番義正詞嚴的話，心裏很受感動，可是表面上還矜持着。他不敢正眼看着父親，只好低下頭去。台老醫師還想說下去，只見娥茹又從門口探身進來，向他說道：「爸爸，郭主席來了。他一定要見你。」

台老醫師沒精打采地點點頭道：「好的，請他進來吧！我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。」說完，他用眼色向斐多表示了一下。斐多明白父親的意思，便走到屋角的屏風後面去迴避着，那裏原是娥茹休息的地方。

這時候，娥茹引着縣蘇維埃執委主席郭力進來了。這是一個身段魁偉的青年人，穿着短毛皮大衣，腰帶上掛着手槍盒，面容英俊，精神奕奕。他是坐着汽車來接台老醫師的。原來敵寇臨門，城市裏撤退居民，郭主席恐怕這位守正不阿的老醫師給德國強盜俘去，好幾次勸他和太太撤到後方去。可是台老醫師想到這個城市裏少不了他，尤其是在打仗的時候，更少不了醫師，所以他總是謝絕郭主席的好意。此刻郭主席還是用汽車來

接他。他見了台老醫師，就說：「台老醫師，汽車停在大門口，還有兩個空位，請你跟太太趕快上車吧。你看，夜空晴朗，馬上就有空襲了。」

台老醫師道：「那末你就請便吧，再就攔下去，那座鐵橋也許要炸毀了。我和安娜無論如何不走的。郭主席，再見！」他伸出手來，想跟郭力握別。

郭力可並不跟他握手。他抬起精明機警的眼光，向房間裏掃視了一下，看見只有台老醫師和娥茹兩個人，才放了心。他低聲說道：「我自己留在城裏邊……我是黨員，一息尚存，就得奮鬥到底！」

台老醫師點點頭說：「對啦！那末，我又不是這個城市裏的老古董，敵寇臨門時得趕緊搬走！如今我在這個城市的地土上，好像消防用的太平龍頭一樣，我有我自己的職務。這二三十年來，城裏的一半居民，包括你郭主席在內，都是我親手接生的。那時候，你的父親給富商費友寧當門房，想來你也還記得哩。」

郭力的臉上露出微笑，正想再來勸說台老醫師上車，忽然聽到屋角屏風後面，發出一下拍的聲音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上，他立刻問道：「台老醫師，誰在偷聽我們的談話？」

台老醫師支吾地說不出話，那個回家的浪子斐多卻從屏風後面慢慢地走了出來。他跟郭力面面相覷，誰也不先作聲，台老醫師定了定神，才向郭力道：「你不認識嗎？這是我兒子斐多，才回家來的。」